



中国古典小说精品文丛  
Zhongguo Gudiao Xiaoshuo Jingpin Wencong  
Jinpuji wenwen

# 楊家將

【图文双色版】



【明一纪振伦 著】

父子皆為名將，其智勇號稱無敵，  
至今天下之士，  
至于裏兒野豎，皆能道之。

中國古代文學是中國文化體系中最輝煌燦爛、最有活力的一個部分，是歷久彌新、咀嚼不盡的精華。中國古典小說以其獨具風采的姿態，在人類歷史的長河裏熠熠生輝，是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綿延不絕的血脈之源，承載着久遠而優秀的中國文化。

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中国古典小说精品文丛  
Zhongguo Gudian xiaoshuo  
jingpin wencong

# 楊家將



【明】纪振伦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---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杨家将/(明)纪振伦原著;高彩艳改编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9. 4

(中国古典小说精品文丛/张广明主编)

ISBN 978 - 7 - 204 - 10027 - 9

I. 杨… II. ①纪…②高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明代—缩写本  
IV. I242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64440 号

---

## 中国古典小说精品文丛

---

主 编 张广明  
责任编辑 哈斯托娅  
图书策划 腾飞文化  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 
印 刷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  
印 张 378  
字 数 2800 千  
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 数 1 - 15000 套  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04 - 10027 - 9/I · 2131  
定 价 630.00 元(全 21 册)

---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联系电话:(0471) 4971562 4971659

# 前言

在中国文学史上，中国古典小说以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，写了中华民族史上最具有华彩的篇章。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，除了它们本身因受读者的极力追捧，十余次、几十余次、甚至上百次的再版，也因为它们高超的艺术思想和反映时代，契合人们审美需求的特殊情怀。

中国古典小说起源于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，萌芽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寓言故事，初现于南北朝时期的志人、志怪小说，成熟于唐代的传奇小说，兴盛于宋代的话本小说，繁盛于明清时代，而明清时代的四大名著则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。事实上，除了四大名著，还有诸多曾对中国文学后来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，以及影响深远的优秀小说。

中国古典小说有着丰富的民间传统，其起源和发展与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和审美创造息息相关。比起属于正统文学的诗歌散文来，古典小说能够更加充分地表达人民的思想心理、爱憎感情、道德观念和艺术情趣，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。中国古典小说由粗到细，由丛残小语到鸿篇巨制的发展，无不凝聚着人民群众和文人作家的艺术心血。这种不断地继承和创新的精神，推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进步与发展，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之一。

中国古典小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内容丰富，意蕴绵长，饱含着先人的理想和愿望，深刻而又形象地展现了传统文化的精髓，为我们继承传统文化，创新进步发展架起了一道便捷的桥梁。

近年来，随着中国图书市场的不断繁荣开放，中国大部分优秀的古典小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版本，其编选定位和价值趋向各不尽同，多有疏漏挂一之处，难免在某些地方对阅读者产生误导和偏执。为了将中国古典文学的核心思想深入人心，让大家真正享受一次全面、深层次的文学盛宴；本着弘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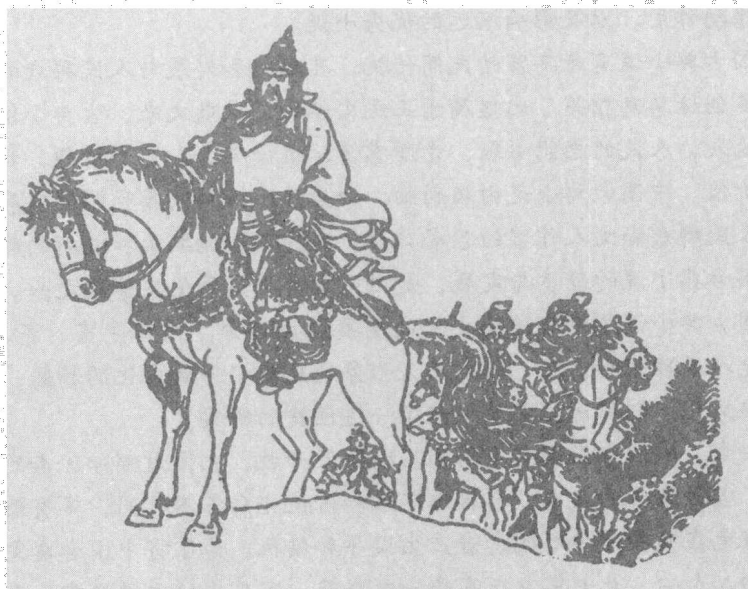
民族文化，提高人们文化素养的目的，我们精心编纂了这套丛书，为喜爱中国古典文学，渴望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读者奉上一份精神盛宴。

本套丛书从各种版本中优中选优，结合广大读者和相关专家、学者的意见，精心核校，去芜存菁，力求奉献给读者以最精当的版本。本套丛书在文中还插入了多幅与文字相匹配的精美插图，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提高了可读性和视觉性，增强了读者的阅读兴趣。

本套丛书参考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及资料，在此对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。囿于时间的紧迫，编者学识疏浅，纰缪汲深，难免存有疏漏之处，恳请广大读者朋友和专家、学者给以批评指正。

编者

2009年7月





# 杨家将

#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 一 回   | 三国舅拦路打皇亲<br>杨七郎登擂劈潘豹 .....   | 1  |
| 第 二 回   | 杨家父子遭祸殃<br>八王千岁闯金殿 .....     | 6  |
| 第 三 回   | 潘仁美金殿挂帅<br>杨七郎边关招亲 .....     | 12 |
| 第 四 回   | 杨家二杰挫辽将<br>令公一箭扭乾坤 .....     | 17 |
| 第 五 回   | 夺要塞声震八方惊敌胆<br>闯幽州力杀四门显神威 ... | 22 |
| 第 六 回   | 北辽王摆宴耍诡计<br>杨家将替主闯龙潭 .....   | 27 |
| 第 七 回   | 潘仁美计害杨家将<br>老令公误入两狼山 .....   | 31 |
| 第 八 回   | 杨七郎闯山回营遭暗算<br>郡马公寻弟收尸遇知心 ... | 36 |
| 第 九 回   | 风云店里遇王强<br>寿筵席前告御状 .....     | 41 |
| 第 十 回   | 贤王拜寿请圣命<br>丕显荐己下边庭 .....     | 47 |
| 第 十 一 回 | 神童智拿潘仁美<br>奸妃贿赂刘秉臣 .....     | 53 |
| 第 十 二 回 | 八王挥铜打赃官<br>崔亭奉旨调寇准 .....     | 59 |
| 第 十 三 回 | 潘妃差人下密旨<br>寇准上任送厚礼 .....     | 62 |





- 第十四回 大堂动刑打潘洪 ..... 65
- 第十五回 寇准传令砸銮驾 ..... 67
- 第十六回 宋太宗偏听斩寇准 ..... 69
- 第十七回 八贤王据理救忠良 ..... 71
- 第十八回 划计谋阴曹审潘贼 ..... 73
- 第十九回 展才智八王赞寇准 ..... 77
- 第二十回 宋太宗金殿赦国丈 ..... 81
- 第二十一回 杨六郎松林截潘洪 ..... 84
- 第二十二回 杀奸贼六郎受斩刑 ..... 87
- 第二十三回 救忠良八王闯金殿 ..... 89
- 第二十四回 杨六郎充军延安府 ..... 91
- 第二十五回 高君保护灵汴梁城 ..... 96
- 第二十六回 寇天官惩罚黄守义 ..... 100
- 第二十七回 宋太宗搬请余太君 ..... 104
- 第二十八回 余太君挂帅赴边关 ..... 107
- 第二十九回 杨排风出马战韩广 ..... 111
- 第三十回 高君保力敌北江将 ..... 114
- 第三十一回 杜金娥报号黄土城 ..... 118
- 第三十二回 杜金娥松林生娇子 ..... 122
- 第三十三回 余太君土城战韩昌 ..... 122
- 第三十四回 高君保突围搬兵将 ..... 122
- 第三十五回 寇天官背靴访六郎 ..... 122
- 第三十六回 八贤王遭难芭蕉寨 ..... 122
- 第三十七回 杨延景会战孟伯昌 ..... 122
- 第三十八回 黑山王单骑偷营帐 ..... 122
- 第三十九回 杨六郎大义收孟良 ..... 122
- 第四十回 追焦赞孟良访岳胜 ..... 122
- 第四十一回 救君臣郡马战群雄 ..... 122
- 第四十二回 郡马走险深入虎穴 ..... 122
- 第四十三回 君臣患难同抛生死 ..... 122
- 第四十四回 青龙寨郡马收岳胜 ..... 122
- 第四十五回 黄土城孟良战韩昌 ..... 122
- 第四十六回 杨郡马抖威退辽兵 ..... 122
- 第四十七回 谢金吾夸官闹杨府 ..... 122
- 第四十八回 太君上殿伸冤屈 ..... 122
- 第四十九回 六郎探母离边塞 ..... 122
- 第五十回 无佞楼上探虚实 ..... 122
- 第五十一回 状元府里杀金吾 ..... 122



# 杨家将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三十三回 | 状元府题诗留灾祸<br>孟伯昌挥斧劈三关     | 127 |
| 第三十四回 | 郡马舍命保义弟<br>孟良发兵打汴梁       | 132 |
| 第三十五回 | 围汴梁孟良斧劈三将<br>救郡马寇准智荐二王   | 137 |
| 第三十六回 | 寇准思谋退兵马<br>六郎充军离汴梁       | 142 |
| 第三十七回 | 杨郡马割袍断义<br>孟元帅划地绝交       | 146 |
| 第三十八回 | 杨六郎装病躲避杀威棒<br>柴郡主登堂斥责云南王 | 152 |
| 第三十九回 | 郡主公堂认长兄<br>六郎昭通遭横祸       | 157 |
| 第四十回  | 郡马瞒名装任秉<br>双王抽剑斩奸雄       | 162 |
| 第四十一回 | 宋真宗怒斩双王<br>寇天官计逞司马       | 167 |
| 第四十二回 | 八王金殿追宋主<br>宗保街头打王强       | 172 |
| 第四十三回 | 王强派人查郡马<br>八王挂帅救雄州       | 179 |
| 第四十四回 | 牯牛阵退敌显威力<br>颜道长击掌吐狂言     | 183 |
| 第四十五回 | 天门阵六郎中毒<br>幽州城孟良揭榜       | 189 |
| 第四十六回 | 撞驸马孟良巧应变<br>盗凤发四郎暗帮忙     | 198 |
| 第四十七回 | 穆桂英放生留盔靴<br>孟伯昌纵火烧山寨     | 205 |
| 第四十八回 | 穆桂英智擒小将军<br>孟伯昌巧劝杨宗保     | 211 |
| 第四十九回 | 穆桂英活捉老公公<br>杨延景怒斩亲生子     | 218 |
| 第五十回  | 小姐一气回山寨<br>君臣三路请桂英       | 228 |
| 第五十一回 | 王怀女刀伤白天祖<br>穆桂英兵发代州城     | 235 |





- 第五十二回 姜飞龙飞刀伤女将 ..... 242  
杨宗英下山认亲娘
- 第五十三回 四郎探母报密信 ..... 248  
六郎救驾捉王强
- 第五十四回 穆桂英说解天门阵 ..... 256  
杨排风戏打莽英雄
- 第五十五回 杨五郎下山助战 ..... 263  
穆桂英遣将派兵
- 第五十六回 穆桂英走马破天门 ..... 270  
杨八郎蒙面救兄长
- 第五十七回 开城门四郎引宋将 ..... 274  
拿肖后南北罢刀兵







## 第一回

## 三国舅拦路打皇亲 杨七郎登擂劈潘豹

北辽兴兵起征尘，侵犯中原踏国门。

安邦幸有杨家将，前仆后继保乾坤。

宋主宠妃误朝政，奸佞自古害忠臣。

千秋功罪分泾渭，评说自有后来人。

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驾崩之后，他的弟弟赵光义即位，是为二帝，赵光义沉湎酒色，宠爱谗佞，胸无主见，偏听偏信，是非不分，忠奸不辨。



朝中既有忠臣，也有奸贼。正如俗语所说：忠臣不百不算多，奸贼一个就不少。

当时，朝中的忠臣主要有东平王高怀德、汝南王郑印、金鞭王呼延赞、丞相王苞和令公杨继业等。他们赤胆忠心，为国为民。

朝中最大的一个奸贼就是西宫国丈潘洪潘仁美。他的女儿西宫娘娘，很受皇上宠爱，潘洪就依仗女儿的势力，在朝中上欺天子，下压群臣。他还有三个儿子：长子潘龙、次子潘虎、三子潘豹。这哥儿仨个全都习武，特别是潘豹，力大无穷，武艺高强，潘洪这个老贼，养子不教，纵子行凶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。因他是皇亲国戚，文武百官也都怕惹是生非，无人敢管，这一来，弄得纲纪日下，怨声载道。

北辽凉王肖天庆，久有侵吞中原之心，一见大宋朝中奸臣当道，认为有机可乘，就将连环战表打到东京汴梁，兵发边关，要夺取宋室江山。

这一日早朝之时，文武百官见驾已毕，分列东西，赵光义神色黯然，说道：“众位爱卿，如今北辽打来连环战表，不知哪位卿家愿挂印为帅去扫平辽兵？”

皇上说完，令公杨继业刚要出列说话，只见从东厢闪出一人，头戴乌纱帽，身穿绣蟒袍，腰横玉带，足蹬朝靴，年纪就在五十来岁，大白脸，三角眼，颌下的胡子往上卷，此人就是潘洪。

潘洪一步三摇走上品级台，撩袍跪倒，磕头口呼：“万岁，臣有本奏！”

“老爱卿，请讲。”

“万岁不必为此事忧虑，臣的三子潘豹武艺超群，胸怀韬略，他若挂帅，定能扫平狼烟，保住大宋江山！”





皇上听了这番话，立时心花怒放，笑容满面：“好，既然如此，朕就命他挂帅。”

皇上刚要下圣旨，丞相王苞急忙出列叫道：“万岁且慢！臣有本奏。”

皇上脸色一沉：“讲！”

王苞启奏：“潘太师保举潘豹挂帅，此事非同一般，潘豹的本领究竟有多大，臣等未见，自然心中不安，如果潘豹真是武艺超群，可让他在天齐庙摆立擂台比武招贤，半月内若无人能胜他，臣以为再让他挂帅岂不更好！”

皇上一听，丞相王苞这话说得有理呀！挂帅出征这事关朕的江山，还是谨慎为好。于是，下旨传潘豹上殿见驾。

不大一会儿，潘豹便奉召来到金殿，只见他二十多岁，身材魁梧，赤金方脸，浓眉大眼，好不威严！潘豹撩袍跪倒见驾。

皇上说：“朕命你去天齐庙立擂招贤，若半月内无人胜你，就命你挂印为元帅，率领兵将扫平北辽。”

潘豹领旨下了金殿。

原来，那潘洪老贼是怕军权落入高、郑、呼、杨几家之手，故而急不可待地保举他三子潘豹挂帅，以操朝内外大权于潘家。丞相王苞挺身而出，提议设擂招贤，因为言之有理，皇上只好准奏，潘洪的阴谋一时未得逞，各位忠良贤臣也松了一口气。

但是，事情刚刚开始，还不知以后会如何，众位朝臣都各自怀着满腹心事退朝回府。

按下群臣暂且不表，单说那天波府杨家。老令公杨继业号称金刀将，是一位开国元勋，和夫人佘太君一起，东征西战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。家中的七个儿子和一名义子，也都是能征惯战、有万夫不敌之勇的武将，人称七郎八虎。杨家满门英雄，为国为民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赞。怎耐令公、太君已经年迈，几个孩子又都性情直爽，好打抱不平，令公怕孩子们性烈惹出是非，平时遇事就尽量容忍。今日朝中之事，令公搁置不下，回到府内，命老管家杨洪把全家人叫到近前嘱咐：“你们给我呆在家里好好地读书习武，谁也不准去打擂招祸！哪个敢去打擂招祸，为父决不宽容！”

众儿女齐声答应：“是。”

令公又吩咐家将宋成和王玉：“七郎生性鲁莽，你们俩在这打擂的半个月里，要把他看管住，如果放走了他惹出祸来，决饶不了你们俩！”

宋成、王玉连忙答应：“是，是。”

从此，两位家将终日寸步不离七郎，且不时好言相劝，深怕七郎惹了祸，自己受到牵累。

这一天，六郎的妻子柴郡主要到南清宫去看望哥哥八王千岁，带着一群宫娥彩女正在十字街上行进，忽听前边有人大喊：“闪开，闪开，谁碰撞马头，要谁的命！”

贴身丫环听了不由得一愣，什么人竟敢这样逞凶蛮横？忙说：“郡主快躲闪吧！”

柴郡主不禁柳眉倒立：“是谁这样不讲理？”话音未落，只见一名大汉骑在马上扬鞭乱打，百姓们慌张地撒腿乱跑，急忙躲闪。

原来，那骑马的大汉正是三国舅潘豹，他看见郡主便扬鞭大喊：“喂，你到哪里去？”

柴郡主理直气壮地回答：“本郡主去给八王千岁问安。”

潘豹冷冷一笑说：“柴美蓉，你问不问安我不管，快点儿让路，不然叫你尝尝我这皮鞭的厉害！”

郡主怒气冲冲高声呵斥：“你好大胆，敢在本郡主面前胡言乱语！”





潘豹听了这句话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鞭，直打得郡主鲜血染衣，宫娥彩女也都挨了鞭打。

潘豹洋洋得意地哈哈大笑说：“柴美蓉，你不服，可以上金殿告我，看谁还敢拦路！”说完，便带人扬长而去。

柴郡主的脸上、身上受了伤，不能再去南清宫了，只好先回府里，她见了令公和太君，放声痛哭。

柴郡主乃是皇姑，哪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呀！她哭着把潘豹行凶这事说了一遍。

令公听完紧锁双眉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好一个大胆的潘豹，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！”

太君说：“郡主不要啼哭，决不能让他白白逞凶！”

这时，令公的八个儿子来了七个，只有七郎没来，两个家将正陪他在后花园下棋哪！

这哥儿七个，见了令公和太君有的说上金殿去告他；有的说上南清宫去告知八王千岁，有的说上天齐庙擂台直接找潘豹算账去，各说不一。

令公叹了一口气，看了看郡主说：“方才听完你的话，我恨不能上金殿告他去，可是又一想，潘家父子是万岁的宠臣，如果告他，也不一定奈何他！眼前北辽进犯，国家正是用人之际，他如真是一员虎将，可以杀敌卫国保河山，我们杨家受点委屈又何妨？郡主，你就原谅他年轻无知吧！”

太君也说：“此话言之有理，就当是老身叫你受委屈了，此事可千万不能让七郎知道，免得他去惹祸。”

六郎见妻子被打，自然怒满胸膛，本想要替郡报仇，一见二老从大局着想，以江山为重，也只好忍耐下去。他便帮助劝解郡主，叫宫娥陪伴郡主回房，太君和令公又在这里解劝几个儿子，嘱咐他们压下心中的怒气。

郡主回房后，越想越觉得委屈，禁不住又痛哭起来，七郎和宋成、王玉在后花园中玩够了，正往前厅走，路过郡主房前，听见里面有哭声。

七郎站住脚说：“你们听，里面是不是我六嫂在哭？”

“对，是郡主的声音。”

“哎？六哥从来没跟嫂子抬过杠、拌过嘴，她为什么哭呢？你们俩在此等候，我进去看看。”

七郎说罢，走进郡主的房中，见郡主哭得非常伤心，忙问：“六嫂，自从你进了杨家门，我头一回见你哭得这么伤心，究竟是为了什么呀？”

郡主深知七郎性情暴躁，怕惹出事非，只是摇头不出声。

七郎急得抓耳挠腮，不安地说：“六嫂，你再不说，就把小弟闷死啦！”

柴郡主无奈，流泪把事情从头到尾诉说了一遍。

七郎气得虎目圆睁，大骂：“贼潘豹，狗胆包天！这哪里是打我六嫂，分明是要会会我杨七郎，我定要去齐天庙与你比个高低！定叫你去见阎王！”

郡主听了七郎这番话，顿时吓得脸色焦黄，慌忙说：“七弟呀，我的好兄弟！可别忘了爹爹的嘱咐，千万不能去打擂！噫，都怨我跟你说了实话……你如果去打擂，可叫我怎样去面对爹娘？”

七郎眼珠一转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嫂子请放心，小弟只是说句笑话，不要着慌。”说完，便转身走出房去。

这时，七郎心中不住的暗想：刚才我说去打擂的事，可不能以对宋成、王玉讲，如果说





了，他们俩怎敢放我走？要想法把他俩捆绑起来，堵住嘴，不让他俩乱嚷，等我打完了潘豹回来，再放他俩，才显出我有勇有谋。

七郎想到这里，来到假山后，便先把王玉叫到身旁：“你去把我的宝剑取来，我在这练会剑。”

王玉答应一声，便去取剑。七郎随即抓住宋成按在一旁，把他的嘴堵上，然后捆好藏在假山后，这时，王玉正好取来宝剑，七郎又照方下药把他藏好，挎上剑便跑出花园后门，直奔天齐庙而去。

行直半路，忽然间，对面来了一帮人，抬着一块门板，上面躺着一个浑身上下被血水污染的尸体，后面跟着一个泪流满面的妇女，大声哭喊：“我丈夫死得好惨啊！谁敢去打三国舅潘豹？谁来给我丈夫报仇？”

那个女人哭得头晕、腿发抖、跌倒在地上，那几个抬门板的急忙把死者放下，一起过来，连声呼唤。时间不长，那个女人才苏醒过来，却又哭个不停。

七郎走上前问道：“你这女人为何这样痛哭？死者为何全身是血？”

大家一看七郎满脸杀气，吓得全往后缩，那女人此时已顾不得怕了，说道：“死者是我的丈夫。”

七郎又问：“他是怎么死的？你刚才为何提到潘豹？”

“哎呀，军爷呀，我告诉你，你能替我丈夫报仇吗？”

“只要你有理，我就替你报仇！”

女人万分悲伤的说：“我丈夫原是一位新科武举，来齐天庙登台打擂欲夺帅印，哪知潘豹心肠歹毒，我丈夫被他打倒，他还罢手，竟抓起我丈夫往台下扔，摔了个脑浆四溅。英雄如能替我丈夫报仇，小妇人永远不忘你的大恩情。”

七郎说：“你尽可以放宽心，不要再啼哭了，潘豹他今天一定活不成了！”

妇人听说忙起身道谢：“请问英雄尊姓大名？”

七郎摆了摆手，说：“不必多问！”撒腿飞奔天齐庙。

转眼间，七郎来到天齐庙，只见这里人山人海，一片乱哄哄。一丈六尺高的擂台，挂满了彩绸经灯，台上两边摆设着刀枪架子，台的四周围着拦人的绳子，两旁台柱上贴着一副对联：拳打南山斑斓虎，脚踢北海混江龙。中央横批是：英雄盖世。

七郎心想：潘豹这家伙太狂妄了，真是可恨之至！哼，你的本领大，可我杨七郎也不是省油的灯！

七郎正想要上擂台之际，猛听背后一声大喊：“哎！你想干什么呀？”

七郎一回头：“我是打擂的，你何人？”

“我是看守擂台的，你打擂可以，可是现在时间还没到。三国舅还在后台休息哪，你现在上去跟谁打呀？再说，你要上擂台得先挂号，你挂号了吗？”

“没有”

“没挂号不准打擂，打了犯法！”

七郎问：“在哪儿挂号哇？”

守擂人一指：“彩棚有位西台御史刘秉臣刘大人，他专管给打擂的英雄挂号。”

七郎只好奔彩棚，由于这里人多，挤着很费事，他又急于要打潘豹，就心生一计：把两胳膊一抬，双手一攥拳，他的个儿高，力又大，用胳膊专压看热闹人的肩膀，他这一压，谁也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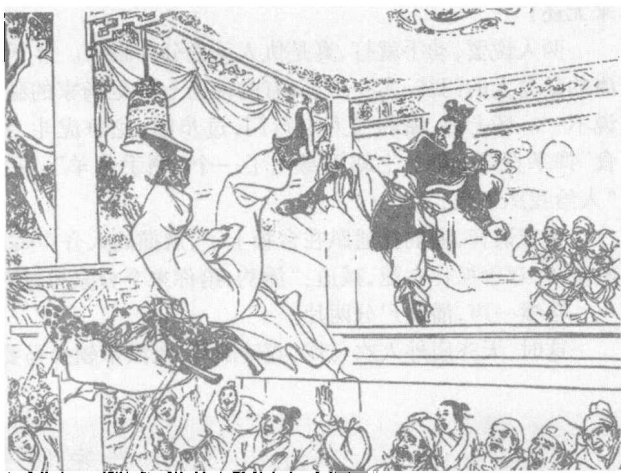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不住，顿时闪开一条胡同，七郎才算来到彩棚，大喊一声：“快去送信，我要挂号！”

有人进去报告，不一会儿就传唤七郎。七郎大步进了彩棚，上前施礼：“请大人给学生挂号。”

刘秉臣手扶案桌，探身瞪眼一看，只见来人头戴青缎壮巾，身着蓝色短衣，下穿英雄滚裤，脚蹬一双薄底缎靴，面似锅底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黑，浓眉大眼，鼻直口阔，威武中带有杀气，真是雄赳赳，气昂昂，亚赛烟熏的太岁，铁打的金刚！



刘秉臣认出来了，这是杨七郎！不由大吃一惊：呀，真是怕谁来谁！潘太师动本，万岁传旨叫我来给打擂之人挂号，太师下令：高、呼、郑、杨几家来人打擂，千万别给挂号。刚才听三国舅说，他来时路过十字街打了柴郡主，吓得我浑身冰凉，真怕杨七郎找来算账。现在他果真来啦！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！我不如先劝他回去。实在不行，再想主意。想到这儿，刘秉臣说：“来者可是少令公？”

七郎答道：“正是延嗣。”

“少令公，太师有令，不准高、呼、郑、杨四家打擂，我如给你挂号，太师怪罪下来，我这小小西台御史可担当不起呀！再说，三国舅武艺高强，非比寻常，少令公还是不打为好，回家去吧！”

七郎说：“漫说一个三国舅，就是十个八个我也不怕，实话对你讲，我来就是找他来啦！如果你拦阻，我就先拿你开刀！”说着，往上就闯。

刘秉臣吓得魂不附体，口叫：“少令公，且息雷霆怒，莫发虎狼之威，你如非打不可，我现在就给你挂号。”

在七郎的威逼之下，刘秉臣只得给七郎标名挂号，把号牌交给七郎。

七郎揣起号牌，说了声：“有劳了！”急步出彩棚直奔擂台。

此时，潘豹正在台上卖狂：“众位听了，我乃三国舅，在此立擂半月，招贤纳士，一连几天被我打死、打伤数人，每日台下人如潮涌，可上擂的并不多。有不怕死的请上来，没有人上来，我可要收擂了！”

杨七郎已经来到台下，把号牌交给守擂人，纵身蹿上擂台，大喊一声：“你七爷打擂来了！”

潘豹闻听，举目一看，上来一个黑脸大汉站在对面，不由得倒退几步打量，心想：“观其外知其内，观眼知心，观眉知胆，好一员猛将！”忙高声喊喝：“来者通名！”

七郎说：“杨延嗣是也！好个潘豹，你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，胡作非为，杀人成性，七爷岂肯与你善罢甘休！”

潘豹听罢一阵狂笑：“我实话对你讲，打了柴美蓉，就是要碰碰你杨七郎，今天叫你有



来无还!”

两人说罢,动手就打,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。台下的人一个个都把眼看直了,有的说潘豹是高人的门徒,实在厉害;有的说杨七郎是杨家的猛将,更不好惹!人们议论纷纷,众说不一。杨七郎、潘豹二人走行门,过步眼,龙争虎斗,各展奇才,潘豹使了一个“饿虎扑食”挥拳直夺七郎。七郎闪身使了一个“顺手牵羊”,一把抓住潘豹的手腕子,大喝一声:“人给我趴下吧!”

随着话音,潘豹扑通趴在台板上了,观擂的人齐声喝彩。七郎一个箭步上去,踩住潘豹的左腿,双手抓住右腿,喊道:“潘豹,给你来个分家另过吧!”

喀嚓一声,潘豹尸分两片。

这时,天齐庙外人欢马炸,銮铃震耳,潘洪带领兵马要围抄天齐庙,捉拿杨七郎!



## 第二回

## 杨家父子遭祸殃 八王千岁闯金殿

杨七郎劈死了三国舅潘豹,台下看热闹的连声喝彩,这时,天齐庙外一阵大乱,潘洪带领兵马来啦!他怎么知道信儿的呢?

原来,刘秉臣给杨七郎挂完号,马上派人报与潘洪。潘洪听说杨七郎去打擂,惊惶不已,立即带领兵马赶往天齐庙,要给三子潘豹呐喊助威,没想到他人也到了,潘豹也死了,直气得老贼浑身直颤,青筋暴跳,心中好似油煎,火冒三丈,心想:杨七郎呀杨七郎,不剁你千刀,难解散心头之恨!立时下令,围住天齐庙,不得放跑杨七郎。

霎时杀声大起,刀枪乱摆,杨七郎力大无比,剑法又好,众军士纷纷冲上来,又纷纷败下去,轻者带伤,重者丧命。有的军士大喊:“拿不下来呀,杨七郎真是个好命的活祖宗!”

老贼潘洪又急着发出号令:“谁若拿住杨七郎,记头功,赏重金,谁若放走杨七郎,定斩不饶!”

七郎只身一人迎战众多兵将,怎么可能冲出重围呢?忽听见一声洪亮的呐喊,杀进来一员白袍将军,七郎一看,原来是杨六郎来了,忙喊:“六哥,你来得正好,快接应小弟!”

于是,兄弟二人两口宝剑上下飞舞。左右开弓,杀开一条血路,冲出重围,撒腿奔向天波府。兄弟俩进了杨府后花园,七郎喘了喘气,问道:“六哥,你怎么知道我去打擂呀?”

白袍英雄回答:“贤弟,这么大的事,我岂能不晓得?”

两人边说边来到花亭,七郎忽然又大叫一声:“哎呀,六哥,我还忘了一件事,我要去打擂之时,宋成、王玉被我捆上放在了假山后,还不知道他俩现在如何?”

说罢,他在前面跑,白袍英雄在身后跟随,来到假山后边一看,两个家人还在那里趴着哪!七郎急忙上前,解开两人的绑绳,又把嘴里堵的东西掏出来,两人软瘫在地上,还没等说话,七郎便带笑说道:“二位呀,实在是对不起你们,叫你们多受委屈了!”

宋成咧了咧嘴说:“少令公,委屈我们不要紧,只怕你出去惹祸!”

七郎说:“没惹祸,只是把三国舅给劈了。”

王玉一听:“哎呀我的妈呀!我们俩奉命照看您,您却闯下这大祸,我们俩可活不







了啦!”

七郎说:“你们不用怕,不光是我一人去的,我六哥也去了,法不责众,就是我爹娘怪罪下来,自有我兄弟承担,与你们俩无关!”

这时,宋成、王玉一看六郎、七郎的衣服上溅满了鲜血,知道他兄弟准杀人不少。七郎说:“六哥,我们赶快回房换衣服吧!”说完,见六郎并不动身,只是两眼发直地站在那里东张西望,又说:“六哥,杀了几个当兵的,不至于把你吓成这样吧!”

他哪里知道这位白袍将正在为难,白袍将心想:这可怎么办呢?我帮助七郎杀了不少官兵,现在到了杨府花园,想走也走不了啦!是不是与七郎说实话呀?

就在这时候,府外大乱,原来是潘洪带兵把天波府给包围了!

两位家人面带惊慌说道:“二位少令公,外边乱了,大兵围府了!”

七郎说:“不要怕,如果我爹娘问你们俩我出府没有,你们就说我哪里也没去,就在花园练功来,也不要提我六哥。”

两位家人说:“这个瞎话能瞒得过老令公和老太君吗?如果瞒不过,那就得怪我们俩撒谎作弊!”

七郎说:“不要怕,一切事情有我顶着,快去给我找套衣服换上。”

此时,就听得前边银安殿钟鼓齐鸣。怎么回事儿?原来,那潘洪带兵民围了杨府,叫老家人杨洪传信,说七郎、六郎大闹天齐庙,劈死三国舅潘豹,叫老令公把两人交出来。杨洪这才赶快来银安殿撞钟击鼓。

天波府只有遇到紧急要事才击鼓聚将,令公、太君和男女众将听到鼓声不知出了什么事,一齐来到银安殿,令公和太君坐在上座,众将分为左右站立两厢,点过大名,只有杨七郎未到。

老令公问杨洪:“何事击鼓?”

杨洪说:“禀报令公,现在潘洪潘太师带兵围府,说是郡马和七少爷大闹天齐庙,劈死潘豹,杀了官兵,跑回府来,他叫老令公把两位少爷送出府外,上朝请罪。”

令公和太君听罢,顿时就是一愣,男女众将也全都大吃一惊!

老令公对杨洪说:“你去府外说与潘太师,叫他略等片刻。”

杨洪领命而去。

这里令公、太君全都面沉似水,看着六郎,令公说道:“六郎儿,那潘豹在天齐庙立擂,为父母的曾如何劝你们兄弟,叮嘱你们万万不可前去打擂惹祸!一来潘氏势力太大,不可招惹;二来国家正是用人之际,不可自相争斗,不想,父母的好话千万句,我儿却扔在九霄云外!即便是潘豹打了郡主,我儿也应当尽力劝解,大不该带七弟去劈了潘豹。如今国丈带兵围府,这便如何是好?”

杨六郎听了这话,不由得愣了神儿,忙上前说:“孩儿我一直在房中劝解郡主。”

令公刚要再问六郎,却见郡主上前来:“二老爹娘,分明是潘洪安心不善,施阴谋诡计来害咱杨家。他纵子行凶打我,又带兵围困天波府,他欺压我们实在叫人难忍,我要去南清宫面见八王千岁伸冤!”

令公听了郡主诉说,心想:“可能委屈六郎了,倒让郡主这样伤心。”又一想:“六郎如果没有去天齐庙,那潘洪围府又是为的什么?也许是七郎去打擂了!”令公想到这里,于是大喝一声:“来人,把七郎给我找来,我要问个明白!”





家人奉命跑去后花园找七郎，远远看见黑脸将军正在花亭，急忙大声喊：“七少爷，老爷和太君叫你去问话。”

一听说令公和太君叫七郎，可把宋成、王玉二位家人吓坏了，杨七郎说：“不要怕，你们不用去，保你们俩太平无事。”

说完，他一看六哥在花亭更是坐立不安，就问道：“六哥，咱俩惹的祸，怎么爹娘光喊我去，不叫你去呢？”

白袍将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！”

“没叫你去，你干脆别去！你在花亭听信儿，我去见见爹娘问问再说。”

白袍将点了点头，没有搭话。

杨七郎换好衣裳，迈开虎步来到银安殿，见正中端坐着父母，两边站着众位兄嫂。猛然一眼看见六哥也站在那里，不由得心中感到奇怪：我刚和六哥说好，叫他在花亭等我，为什么他先来银安殿了呢？再一看，六哥的血衣也换下去了，更觉得莫名其妙！七郎连忙上前参见令公和太君：“二老爹娘把儿唤来有何教训？”

令公问道：“七郎，你可去天齐庙打擂？”

七郎闻听，当时往后退了两步，抬头看了看六哥，问道：“六哥，咱说没说呀？”

六郎听了此话就是一愣，难猜难解，便说：“七弟，你说的什么呀？”

“哎！六哥，你怎么装糊涂哇？咱俩做的事，你可不能全搁在我一人身上，我劈死三国舅，也是为了给六嫂出气啊！若不是六哥你接应，我坐下无马，手中无枪，也难杀出天齐庙。多亏六哥你把我接应回府中，现在潘洪带兵围府，爹娘询问此事，为什么六哥人不敢承认哪？”

六郎说：“七弟，你可要说实话呀！”

“六哥，我可从来说过谎言哪！”

令公和太君眼望六郎说：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七郎说：“六哥，爹娘唤我之时，我让你在花亭等我，没想到你倒在我前边来了，现在爹娘问到此事，你怎么还说不知道呢？”

六郎说：“七弟，我确实没有去打擂，今日也未曾到过后花园。”

余太君听了六郎和七郎这番对话，感到十分奇怪，眼珠一转，说道：“七郎儿，你再到后花园去看看，若是还有人在，就叫他一同前来。”

七郎大步流星来到后花园，见那白袍将还在花亭，就上前一把拉住说：“你快跟我走吧！”

就这样，七郎拉着白袍将来到银安殿。大家一看，全都愣住啦！走进来的这位白袍将和银安殿上的杨六郎长得一模一样！论年龄、相貌和身材，简直分不出谁真谁假。唯一的区别就是银安殿上的六郎身着素白缎袍是干干净净，刚上殿来的这个素白缎袍是血迹斑斑。

杨七郎看了看二人，说道：“六嫂，还是你来认吧。他们俩谁是六哥，你可别大意，得看准了！”

郡主看了看身边的六郎，又看了看七郎带进来的白袍将，她也惊呆了，简直是难以分辨！

这时，六郎仔细一看，连忙抢步上前，拉住白袍将说：“哎呀贤弟，原来是你！”

